

Œuvres Choies
de la Pensée et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s Contemporaines

Julia Kristeva

Pouvoirs de l'Horreur
Essai sur l'abjection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恐怖的权力

论卑贱

[法] 朱莉娅·克里斯蒂瓦 著

Julia Kristeva

Pouvoirs de l'Horreur

Essai sur l'abjection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恐怖的权力

论卑贱

[法] 朱莉娅·克里斯蒂瓦 著

张新木 译

 商务印书馆
Commercial Press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怖的权力:论卑贱/(法)朱莉娅·克里斯蒂瓦著;
张新木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ISBN 978-7-100-15362-1

I. ①恐… II. ①朱… ②张… III. ①社会心理学—研究—法国 IV. ①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880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恐怖的权力——论卑贱

〔法〕朱莉娅·克里斯蒂瓦 著

张新木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5362-1

2018年3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½

定价:28.00元

Pouvoirs de l'Horreur

Essai sur l'abjection

恐怖的权力

论卑贱

Œuvres Choies
de la Pensée et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s Contemporaines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杜小真 高丙中 主编

BIBLIOTHEQUE DE FRANCE

Julia Kristeva

Pouvoirs de l'horreur

Essai sur l'abjection

© Édition du Seuil

1980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出版说明

法国思想文化对世界影响极大。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孟德斯鸠的思想、卢梭的政治理论是建构西方现代思想、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柱；福科、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学说为后现代思想、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其变古之道，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我馆引进西学，开启民智，向来重视移译法国思想文化著作。1906年出版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开风气之先，1918年编印《尚志学会丛书》多有辑录。其后新作迭出，百年所译，蔚为大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裨益良多。我馆过去所译法国著作以古典为重，多以单行本印行。为便于学术界全面了解法国思想文化，现编纂这套《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系统移译当代法国思想家的主要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但凡有助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著作，无论是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性的，都予列选；学科领域，不限一门，诸如哲学、政治学、史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兼收并蓄。希望学术界鼎力襄助，以使本套丛书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0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论卑贱·····	1
第二章	害怕什么·····	42
第三章	从肮脏到污秽·····	70
第四章	圣经憎恶的符号学·····	111
第五章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除去世界的原罪)·····	138
第六章	塞利纳:既非喜剧家也非殉道者·····	162
第七章	痛苦与恐怖·····	170
第八章	糟蹋我们无限境界的女人·····	194
第九章	非犹太毋宁死(Juivre ou mourir)·····	217
第十章	在开始和无限之处·····	237
第十一章	恐怖的权力·····	261

第一章 论卑贱

愚笨的傻子也有真知灼见；
卑贱的眸子也有上苍般闪光，
时而温柔，时而凶狠。

——雨果：《世纪的传说》

既非主体也非客体

在卑贱中，有一种强烈而又隐隐的反抗，它是生灵借以对付威胁物的反抗。这一威胁物似乎来自某个外部，或者来自某个越界的内部，一个抛在可能、可容忍、可想边缘的内部。此物就在那里，近在咫尺，但不能吸收。它激起欲望，骚扰欲望，迷惑欲望，而欲望则不为所动。受惊时，它背过身去。恶心时，它便吐掉。一种绝对的本能保护着它不受羞辱，它以此为荣，以此为本。但在同时，这种冲动，这种痉挛，这种跳跃仍然会被引向一个别处，一个既诱人又命定要去的别处。一个召唤和排斥的极，如一个不可驯服的飞来器，不知疲倦地使它的寄居者完全不能把握自己。

卑贱是个由情感和思想编织而成的螺旋状流苏，我这样称呼它。当我被卑贱侵袭时，确切地说，它还没有可定义的客体。卑贱

物不是一个掷在我面前的物体(objet),我可以命名它或想象它。它也不是那个摆在面前的游戏(objeu),那个小写的“a”^①正无限地逃逸在对欲望的系统寻觅中。卑贱物不是我的关联项,它既给我提供依赖某人或某物的依托,又让我生存得更为自在和自主。就客体而言,卑贱物只有一个品质——与我对抗的品质。客体在与我对抗的同时,或许能让我在寻找意义的脆弱网结中得到平衡,而实际上这个寻找欲望使我不确定地、无止境地与欲望趋同。若是这样,卑贱物则相反,这个坠落物体,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被排斥物,它把我拉向意义崩塌的地方。某个与其主人融为一体的“自我”,即一个超我毫不含糊地将它赶走。卑贱物处在外部,被流放在它似乎不知道游戏规则的整体之外。不过,就这种流放而言,卑贱物不断藐视它的主人。(它)不向主人示意就激起一阵排泄,一阵痉挛,一声喊叫。每个自我都有它的客体,每个超我都有它的卑贱物。这不是压抑的那块白色桌布或平潮般的厌倦,也不是折磨身体、骚扰夜晚、拉扯话语的欲望的版本或转换版本。而是一个“我”将就着忍受的剧烈痛苦,我既高尚又受尽折磨,因为“我”将痛苦倒给了父亲(成了父亲-版本?^②):我忍受着痛苦,因为我想象这

① 小写的“a”是法国学者拉康的一个概念。他认为人体呈三圆博罗梅结(Noeud borroméen à 3ronds)状态:身体由现实、象征和想象相交而成,相交处形成他人享受(JA:现实与想象相交)、阴茎享受(Jφ:现实与象征相交)和意义(Sens:象征与想象相交),前六项相交处形成小写的“a”,即“引起欲望的客体”。见 R. Chemama《精神分析学词典》,巴黎拉鲁斯出版社,1998年,“拉康”词条。——译者注

② 此处法文为 père-version,意为“父亲-版本”。version 和 verser(例)读音相近,所以 père verse(父亲倒出)和 perverse(倒错)为一双关语。下文会谈“倒错”的问题。——译者注

就是他人的欲望。于是一种怪诞大量而又唐突地出现。如果说在昏暗和被遗忘的生活中，我对这种怪事还能见怪不怪，那么现在它却骚扰着我，仿佛它是个彻底分离之物，令人作呕之物。它不要我。我也不要它。然而也不是什么都不要。还有一个我不认为是东西的“某样东西”。有一个无意义的、但绝非毫无意义的重量，它将我碾碎。在不存在和幻觉的边缘，有一个现实，如果我承认这个现实，它就使我变为乌有。在这里，卑贱物和卑贱是我的护栏。这是我的文化的开端。

不 恰 当

我讨厌某种食物、某种脏物、某种废物、某种垃圾。痉挛和呕吐保护着我。厌恶、恶心使我远离它们，背向污秽、臭坑、脏物。我以折中、二者之间、背叛为耻辱。着迷的跳跃把我引向齷齪，又将我与之分离。

食物憎厌也许是卑贱的最基本、最古老的形式。牛奶表面那层并不伤人的皮，薄得像一张卷烟纸，像指甲屑那样微不足道，但当它出现在我的眼前，或碰到我的嘴唇时，我的声门，还有更下面的胃、肚子、所有内脏就会痉挛，使全身收缩，压迫出眼泪和胆汁，使心跳加快，额上和手心沁出汗珠。眩晕使目光模糊，恶心使我缩背弓腰，以抗拒这层奶油，使我与给我牛奶的母亲和父亲分离。这个成分，即他们的欲望的符号，“我”不要它，“我”也不想知道它什么，“我”不吸收它，“我”排斥它。但既然这一食物对“自我”来说不是一个“他人”，而“自我”又只能生存于他们的欲望中，那么我就排

斥自我,把自我吐掉,使自我卑贱,在同一个动作中,“我”声称把自我安排停当。这一细节也许没有什么意义,但这是他们寻觅的、装载的、欣赏的、强加于我的东西。这个微不足道的东西把我像翻手套那样翻过来,五脏六腑晾在空中:于是他们看到,我正在以我自己的死亡为代价变成另一个人。在这个“我”变成他人的过程中,我在猛烈的抽泣和呕吐中分娩着我。征兆的无声抗议,痉挛的强烈喧闹,当然会写进了一个象征体系,但在这个体系中,我既不想也不能融入进去作出应答,它在自发反应着,自行发泄着。它在卑贱化。

尸体(cadere,倒下),即无法补救地倒下的东西,是臭坑和死人,它更强烈地搅混着与之相抗衡的人的身份,这种抗衡恰似一种脆弱而虚假的偶然行为。一个流血流脓的创口,或一种汗液的气味,一种腐烂所散发的甘甜而又辛辣的气味,这些并不意味着死亡。在指意的死亡面前——例如一张平面的脑造影图——我是能理解的,我可以作出反应或接受它。可这里不是,它是一幕真正的戏剧,即毫无掩饰、没有伪装的戏剧,废物与尸体一样,向我指明想生存下去必须时刻要分离的东西。这些体液,这些污秽,这些粪土,是生命几乎无法承受的东西,使人时时面临死亡。我处在我活着的条件的临界线上。从这个界线上,逸出我那活着的躯体。为了让我活着,这些废物一点一点地掉下,直到不剩下任何东西为止,直到我的整个躯体掉到界线之外为止,cadere,尸体。如果垃圾意味着界限的那一边,而我又不在那边,但那边又能让我生存,那么尸体这个最令人作呕的垃圾就是一个界限,一条侵占了一切的界限。这时不再是我排斥他人,而是“我”被他人排斥。界限成了客体。没有界限我怎么能生存呢?这个别处,我想象它在现在

之外,或我在现实之中幻视的一个别处,以便能与您说话,想到您,这个别处现在就在这里,被抛在、被卑贱化在“我的”世界里。没有这个世界,我就会昏迷。在这个缠人的、生硬的、蛮横的东西中,在挤满迷途成年人的停尸房大厅中,在光天化日下,在这个不再标记什么、因此也不再意味着什么的東西中,我凝视着一个被抹去了边界的世界的崩塌:昏迷。尸体——从没有上帝和不讲科学的角度来看——是卑贱的顶峰。它是侵扰生命的死亡。它是卑贱的。它是一个被抛弃物,但又不能完全摆脱它,它是防不胜防的,就像无法防住某个客体一样。是想象的怪诞又是真实的威胁,它召唤我们,但最终会把我們吞噬掉。

因此,使人卑贱的并不是清洁或健康的缺乏,而是那些搅混身份、干扰体系、破坏秩序的东西。是那些不遵守边界、位置和规则的东西。是二者之间、似是而非、混杂不清的东西。是叛徒、骗子、知法犯法的凶犯、不知廉耻的奸夫,声称救人的杀手……任何凶杀都是卑贱的,因为它指出法律的脆弱性,而有预谋的凶杀、阴险的命案、虚伪的报仇更是卑贱的,因为它变本加厉地展示法律的脆弱性。拒绝道德的人倒并不卑贱——在非道德中可以有某种伟大之处,甚至在一宗表明不尊重法律的凶杀中也是这样,因为他是反抗者,解放者,自杀者。而卑贱,它是非道德的,黑暗的,倒行逆施的,居心叵测的;它是一种遮遮掩掩的恐怖,一种笑里藏刀的仇恨,一股对躯体进行偷梁换柱而不燃烧它的热情,一个债务缠身能把您卖了的人,一位对您插刀子的朋友……

在奥斯维辛现存的纪念馆里,在黑暗的大厅里,我看到一堆儿童的鞋子,或是类似的东西,我似乎在别的地方见过,或许是某棵

圣诞树下的布娃娃。当死亡终究要夺去我生命的时候，而它却与我活着的天地里的东西混为一体，这时纳粹罪行的卑劣达到了顶峰。因为这些东西似乎让人相信，它们能把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其中就有童年、科学等。

自我的卑贱

如果卑贱物果真能够同时激起一切，碾碎一切，包括主体在内，当主体承认自己不能把握自己、对这种徒劳企图感到厌烦时，当主体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不可能的东西时，即当主体觉得这个不可能的东西就是它的存在本身时，当发现它不是别的，正是卑贱物时，那么就会真正理解卑贱物所显示的最大力量。自我的卑贱将是主体这一经验的最高形式，主体并且看到，它的所有客体就建立在初始的毁灭上，而这个毁灭开创了自我本身的存在。没有任何东西比自我的卑贱更清楚地表明，任何卑贱实际上是对缺乏的承认，而缺乏是一切生灵、意义、言语活动和欲望的缔造者。人们总是很快想到缺乏这个词，而如今的精神分析学总的来说，也只研究多少带有物神特征的产物，即“缺乏的客体”。但是如果想象一下（应该就是想象，因为这里所做的就是想象工作）缺乏本身的经验，想象它在逻辑上先于存在和客体——先于客体的存在——那么我们会理解到，它的唯一所指就是卑贱，尤其是自我的卑贱。它的能指就是……文学。神秘主义的基督教国度将自我的卑贱变成在上帝面前的最大谦逊的证据，正如那位圣伊丽莎白所证明的，“不

管她是多么伟大的公主，她热爱自我的卑贱胜过热爱一切。”^①

有个问题还有待证明，这次是非宗教的。这就是要证明，在用阉割表示认可的情况下，对回避错乱性脱身术的人来说，对给自己献上最珍贵的非客体的人来说，卑贱就是这个人自己的躯体，是他自己的自我，作为他自身特有的、坠落的、卑贱的东西从此全部失去。分析疗法在结束时将把我们带向这种证明。走着瞧吧。那可是受虐狂的痛苦和快乐。

卑贱与“令人担忧的怪诞”有本质上的区别，也更为强烈。卑贱倾向于否认它的亲朋好友：它没有任何熟悉的东西，连一个回忆的影子都没有。我想象一个过早地把父母吞进肚里的儿童，他自己“独自”感到害怕了，于是为了自救，便将别人给他的东西，所有的礼物、所有的东西一齐甩掉，吐出。他有，他可能有卑贱感。对他来说，早在事物存在——早在它们可以赋有意义之前——他就在冲动的驱使下，将事物推拒(ex-pulse)在外，自我画地为牢，卑贱就是疆界。好怪的形象。害怕使他的圈地固化，与另一个世界分开，即与被吐出的、被排斥的、坠落的世界分离。他想吞下母爱，结果吞下的是一片空白，更确切地说，对母亲无言的仇恨被换成父亲的言语；他想净化的就是这个，他不知疲倦地洗刷着。他在这种厌恶中得到什么安慰呢？也许是位父亲，父亲存在着但摇摇欲坠，充满爱但不稳定，是普通幽灵但又无时不在。没有他，可笑的毛孩可能就没有任何神圣之感；若是虚无主体，他就会与总在掉落的非物体垃圾混为一体。相反，他试图用卑贱来武装自己，拯救自己。因为卑贱物赖以生存的寄主，他并不是狂人。麻木使他在不能触

^① 圣弗朗索瓦·德·萨勒：《虔信生活导论》，第三卷，第1页。

及、难以置信、没有母亲的躯体面前僵硬，这个将冲动与其客体分割开来的麻木，即与它们的再现分割开来的麻木，对这个麻木，要我说，尽管令人作呕，应该冠以一个词——害怕。恐怖症患者除卑贱物外没有别的客体。但“害怕”这个词——流质的雾气、难以捕捉的湿气——刚一出现，便像海市蜃楼那样稍瞬即逝，用虚无缥缈、幻觉之光和幽灵之火去浸没语言中的所有词汇。这样，当把害怕放入括号时，话语只有不停地与这个别处混为一体才显得有立足之地，这个别处就是既推动它物又被它物推动的重量，无法接近而又非常亲近的记忆深处：卑贱物。

在无意识那边

我们要说，有一些生存并不由某个欲望支撑着，因为欲望总是属于客体的。这些生存建立在排斥之上。它们与通常理解的神经症和精神病有显著的区别，因为这些病症是由否定及其结合形态连接而成，如冒犯、否认和自动放弃等。它们的活力使无意识理论成为争议问题，从此成为否定性辩证法的附庸。

我们知道，无意识理论假设一种内容压抑（情感和表述），这些内容因此就无法接近意识，而只能在主体身上施行话语改变（口误等），或施行躯体改变（病症），或两者兼而有之（幻觉等）。与压抑概念相关，弗洛伊德^①提出否认的概念，以便思考神经症，提出抛

^①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他开创了精神分析学，对话误、遗忘、力比多(libido)、自恋癖等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著有《歇斯底里之研究》(1895年)、《日常精神病理学》(1901年)、《图腾与塔布》(1913年)、《精神分析学导论》(1916年)等。——译者注

弃(自动放弃)概念,以便给精神症定位。由于否认作用于客体,而自动放弃作用于欲望本身(拉康^①与弗洛伊德一脉相承,把它表述为“父亲名义的自动放弃”),因此两种压抑的非对称性更加突出。

然而,在卑贱(ab-ject)面前,尤其是在恐怖和自我分解面前(下面我们还会谈及这一点),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无意识所特有的否定性连接(由弗洛伊德从哲学和心理学继承而来)会不会是无效的?“无意识的”内容在这里被排斥,不过方式很特别:排斥并没有彻底到可以十拿九稳地分辨出主体和客体,但是也足够清楚到使保护状态、拒绝状态,还有升华性设计状态得以形成。似乎根本的对立就在这里,就在我和他人之间,或用更古老的说法,是在里面与外面之间。似乎这种对立,即从神经症中酝酿出的对立,能使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对立升华。

由于我和他人、里面与外面的模糊不清的对立——强有力而又有渗透性的对立,强烈而又不确定的对立——神经症患者在“正常情况下”的无意识内容,在其话语和行为“界线”(borderlines)上,如果说不上变成有意识的,至少也是明显的。这些内容经常在象征实践中公开表现出来,然而倒也并不融入有关主体的判断意识。这些内容使得意识和无意识的对立不伦不类,这些主体及其话语是升华的话语性沃土(“美学的”或“神秘的”等等),而不是科学或理性的话语性沃土。

① 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年),法国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他的思想糅合了语言学、人类学、象征逻辑学等,对人类科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著有《偏执狂与人格的关系》、《精神病研究文集》等书。——译者注